

访谈

读书札记

《家国何处不入梦》： 台湾与大陆的互诉感悟

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萨苏

“台湾”这个词,从小学时的课文中就开始在我们思想中植根,而真实的台湾我们却知之甚少。

日前,文汇出版社推出的《家国何处不入梦》一书,通过萨苏、北宸两位笔友跨越海峡的通信,还原了大陆与台湾普通民众对两岸关心的人物、事件的真实观感。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萨苏、北宸,听他们讲述两岸几代人的生死离合,不一样的岁月故事,一样的家国梦。

Q&A

用善意的眼睛审视对方

海南周刊:这本书,是萨苏和北宸一年半的通信,你们怎么想着把它编成书的?

萨苏:最初通信的时候,并没有想把它编成书,后来觉得这样有趣的事情,干吗不和大家分享呢?

当真的把这些通信编成一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海峡两岸,如果用善意的眼睛去看对方,竟有那么多可以相互欣赏的地方。

我们有那么多天然相通的地方,同时,分离 60 年造成的不同,也因为出自同源而有相互感动的魅力。

那时,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在作一件不是很多人在作的事情——一个大陆人和一个台湾人在相互审视对方的世界。

把我们眼中看到的,和读者分享,用民间的眼睛,民间的理解看台湾是什么样,看大陆是怎么样的。

北宸:编书这件事儿,只是某日笔谈时跳出来的一个想法,几分钟就达成了共识。

一般探讨两岸的文章,总有些各说各话的感觉,有时看到报纸报道一些台商在大陆的情形,也只是停留在表面。我们觉得,两边的朋友其实可以一起笑谈许多事情,也可以坦诚地交换彼此对时事的看法,而不仅仅是我说你听,或你写我读。

海南周刊:书的开始,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幕,你们对读者读完这段文字,有何期待?

萨苏:这段文字让我们感动,因为我们的民族经历过比美国南北战争更多的苦难。

为了国家富强、和平,我们的先人为之奋斗,我们今天,也在为之努力。国家的进步是由一个个阶梯组成的,每一个阶梯都渗透着这种努力。渡尽余劫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共同为这个民族的未来而努力。

北宸:《序》里面那则故事,有一个动人的转折点是奥特将军在久战后对南方一个小兵产生的关怀侧隐之心。

将军没有把年轻的小兵当做敌军,而是视为国家民族的下一代。

我期待读者在读整本书后,看待过去的历史,能够把时间感拉长一些,也想一想我们的下一辈,憧憬一下我们可以许给他们一个怎么样的时代。

台湾与大陆的互诉感悟

海南周刊:一年多的通信,萨苏给北宸讲述大陆,最想告诉地些什么?北宸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萨苏:对于大陆的事情,很多时候反而是北宸谈起话题,然后我才会说说是怎么回事儿。

大多数时候,北宸只是听我讲童年的树,故乡的风云,还有和她家同样勤劳而有趣的父亲母亲。

北宸:“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我认为这是萨苏一直用各种角度阐述的观点。

萨苏的父亲是科学院出身,从字里行间,我可以感受到萨苏非常敬重大陆那一代的科研人员。

“重建中国是靠我们双手的努力”这句话萨苏颇引以为傲。去年,在北京见到萨苏,他身上穿着萨爹当年在德国留学,公家订做的黑大衣。我那时没说什么,但是心里相当触动,在我看来传承的不仅是几十年前的衣物,还有那么一份

自信与自豪,而这种传承我在台湾有些看不到了,比较感慨。

海南周刊:北宸又试图给萨苏讲台湾,她想讲了什么?给萨苏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萨苏:印象最深的内容,大概要算北宸的祖父,一个用乡音亲切地对着孙女喃喃而语的老人,一个刚正不阿的西北硬汉,虽然身居要职,却清廉自守。

这些中国古老的美好品德,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被坚守下来,显得和现实格格不入而又特别令人感动。她的父亲母亲,自家姐妹,在今天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而立足社会,过得安心。

我想,老人这些观念也许传递到了北宸们身上,所谓富不过三代,只有这样的家风,可保子孙不断的成功。对比给子女留下大笔财产的人们,也许这位西北老人,才是最聪明的吧。

北宸:我其实没有试图传递些什么,我笔写我心,写出来的是在当时的情境下那一刻的心情。

台湾是我成长的家乡,和大陆朋友一样,自己长大的地方,无论是走到哪里都会舍不下一份关心与牵挂。

这本书里部分的文字与其说是介绍台湾给大陆的朋友,可能更贴切地说法是给自己的一份交待与整理,

如果把这些点点滴滴归纳出一个梗概,我想是在“照片里的时光——台湾人家的普通日子”那篇结尾的一段话:“在一个进步飞跃的年月,越来越感到,创新多元就像树木的开枝散叶,而温情怀旧与感恩,就像树根的深入土壤。不同群体的过往,就像是树木的根须,延展的方向不同,承载的却是同一个生命体。砍根拔须的事,我们都还是不要去做吧。”

尊重对方的不同是更加实质的尊重

海南周刊:讨论某些问题时,两个人会争起来吗?

萨苏:有不同的看法,那是件有趣的事情。这种时候,从我的角度,更愿意借此了解海峡那边的朋友是怎样想的。

这种原生态的想法,才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我作为一个大陆人最为感兴趣的。

反过来,说服对方并不重要,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的思考。不过,明白对方的想法,反而是修正自己思路的机会。

尊重对方,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礼貌,尊重对方与自己的不同,才是更加实质的尊重吧。

北宸:对同一件事,有时候观点会不太一样,我们会“执”,但不会“争”。

萨苏脾气很好,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是不会强迫你一定要认同他的想法。

比方说最近大陆媒体的一篇文章,我不是很认同,给萨苏写下了我的看法,萨苏那附的回信比较简短,又等了两天才告诉我,可以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那篇文章。

虽然我还是觉得很难站在那个角度去看,但我们会打住,不会继续去“说服”对方。

海南周刊:在你们眼中,看那个岛屿上,究竟住着怎样的一群人?

萨苏:这群人很有意思。他们的理想也不过是有一辆车,一套房,一份工作,为了一个家而努力的人。

台湾经济的起飞,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们的努力,所以,他们的勤奋,和哪里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岛上那些人,和我们区别并不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岸之间相互了解的深化,台湾肯理智对待两岸关系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北宸:我认为台湾大部分的朋友热情,善良。在 1970、1980 年代的人们,那时候没有什么身份认同的问题,在那个年代,我们累积了很多能量。

那个年代,因为大家丰富的成长背景和经验,彼此又没有太大的对立,所以比较容易相互结合成一股力量。

后来十多年,大家累积的能量,似乎不停在内耗,很可惜。

有一点,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安定与幸福。

亲爱的， 我们要结婚吗？

文\本刊特约撰稿 李文雅

你见过的都市小说是一种,夏景的新书《甲女丁男》是另一种。它不是一本相亲的修炼指南,不是一本速配的婚姻手册,但,在夏景描写的这场亦幻亦真的闹剧里,或许你可以找到幸福所在的方向。

“40 分的女人找 60 分的男人,可能到处都是; 60 分找 80 分的,已不容易。80 分的女生,只能找 100 分的男人了。可是哪里会有 100 分的男人呢? ……没有对应的好男人,这一茬女生,最后只好剩了下来。”如果你是年龄在 27 岁以上的女性,并且如果你也条件反射地“啧啧”赞同以上这句话,那么好吧,欢迎你搭上“高级剩女”这趟列车,或者说,欢迎光临我们正昂首跨入的这个时代——一个甲女丁男的窘迫年代。

不相信?那就想想身边的女友是不是整天抱怨父母的夺命催婚 call,电话那头的哥们儿是不是常常无奈地声讨结婚难的残酷现实?

那可不,夏景笔下的女主角秦米拉有一天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青春已不青春、老又不算老时才猛然发现,自己像极了拧紧水龙头后那滴不上下的水,尴尬地被悬在半空中。

秦米拉可以称得上是标准的“甲女”:5 岁学大提琴,6 岁学芭蕾,7 岁学绘画,8 岁学毛笔,9 岁上外语学校,10 岁学奥数……不仅相貌漂亮,收入颇丰,开朗自信,而且身边不乏离异的土大款,和小自己很多的暧昧男,可 29 岁的她却迟迟等不到她的 MR. Right。

不过,若你只是把她当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甲女,那就真错了。她明了世相背后的人情冷暖,知道相亲,“分明就是化了妆的残酷现实”,可自己却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被贴上各式标签供人挑挑拣拣。

所以当她 29 岁,在一个偶然的换草活动上,遇到工作稳定、坚韧善良、但家境贫寒的“丁男”时,心里掂量着两人的优势劣势犹豫了。最后,在家庭朋友同事

“善意的规劝”下,米拉没挣扎两下就妥协了,她半推半就地接过了众人塞过来的“幸福入场券”,梦想着或许有一天她会爱上他,“婚姻其实只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和她,她和他,过日子,生孩子。”然而,谁知道闹剧却刚刚开演:装修、婚礼、婚前财产……这份本就不太纯粹的脆弱的温情,还能以爱的名义延续下去吗?

夏景用不动声色的笔触,抽丝剥茧般地一点一点剥落欲望之都华丽的外衣,把那个亘古常新的主题又重新带到了我们眼前:亲爱的,我们为什么结婚?是因为尴尬的年龄、舆论的压力,还是为了逃避寂寞和空虚,抑或是为了追求别人的幸福?

在对婚姻的认识上,秦米拉清醒又无奈认识到:找对象不过是值得一试的疯狂投资;而对于曹佳人的相亲 party,婚姻不过是商品交易所的讨价还价;那么在土大款张一航的眼里呢,婚姻就成了对金钱顶礼膜拜的祭祀仪式。

不过,小说并没有沉溺在对社会的冷眼责难之中。而是在结尾处峰回路转,真诚地发问道:当结婚的渴望更多建立在种种外部因素上时,内心的幸福,又从何而来呢?

《甲女丁男》这部小说就是要激起你对生活的不满、对梦想的怀疑,还有对自我的再三考量。

其实,在文本中,作者早就悄悄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个可供参考的榜样:刘豆豆、秦米拉、傅月龙……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之后,尽管他们浑身伤痕累累,但正是生活的张力成就了他们洗尽铅华后的真实,使他们真正明白了自己为之奋斗的那种生活究竟为何物。

难道,这不就意味着对人生意义的还原和对自我的召唤吗?正如王小波所说,“这个‘自我’在很多人身上沉默了,这些人也就沉默了,日复一日过着和昨天一样的生活。”

那么话又说回来,高级剩女又如何,末等丁男又怎样?何必纠结于是非得失,锱铢必较地疲于为别人而活呢?让我们向 21 世纪里不受物欲诱惑的刘豆豆致敬,向质疑生活、敢于生活的秦米拉致敬,向 30 多岁却刚刚进入青春期的陈凤娇致敬!

这年头,能无论何时都不随波逐流,无愧于自己就足够啦!各位行行好,放甲女丁男们一马吧……



《甲女丁男》夏景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九月



北宸